

綱鑑易知錄

唐

四十四卷五

イ 13
537
24



413
537
卷 24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四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次郎氏寄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作飛山宮

定律令

綱丁酉十一年春正月作飛山宮發飛山宮之制不可得聞然以其名觀之侈可知矣書之於冊是亦日月之一蝕也綱定律令目房五齡等先受詔定律令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

綱鑑易知錄

卷四四 唐太宗

一

減大辟關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升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舊制釋見四二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玄齡等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自張蘊古之死。見四三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

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

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朔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吏得為奸。自今變法宜詳慎之。綱二月幸洛陽宮。上至顯仁宮。見四十八官吏以闕儲侍具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餽酒去聲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見四十九

王珪以師道自居

公主下嫁行婦禮

九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湯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綱：三月，以王珪為魏王泰師。目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綱：以南平今湖廣衡州府藍山縣公主嫁王敬直。目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作笄音煩，又音便。禮昏義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笄器名，以葦若竹為之，似管，以盛棗栗段脩之。

具段作股音鍛脩脯也。加薑桂曰股脩。禮婦見舅姑，以棗栗股脩為贊。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脩取其斷斷。行盟饋之禮。文公家禮云：婦至於家，明自脩飭也。行盟饋之禮。日夙興，見于舅姑。若家婦，則饋于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則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卓于堂上。舅姑坐前，設盥盆于阼階，東南。幌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盥斟酒，置舅卓子。上降拜，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降拜。遂執饌，升薦于舅姑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撤飯，侍者撤餘饌，分置別室。婦就餽姑之餘，婦從者餽舅之餘。婿從者又餽婦。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遂昌尹氏曰：貞觀六年，嘗書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矣。然是時，下嫁之禮猶未明也。至是分注具載，是後，公主始行婦禮之說，則弊俗自此始。革矣。夫夫婦婦，陰陽之大義。乾坤之定制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豈以天子之女而決壞尊卑之防哉。自漢以來，制為尚主之法，於是

太宗能禮
造其女
王珪能不
屈於婦

詔議封禪

穀洛溢

夫屈於婦。陰陵於陽。其失甚矣。有太宗以為之。君於是乎能禮。遣其女。有王珪以為之。是乎能不屈於婦。君臣相遇。自我作古。此亦治世之美事也。特書南平公主嫁王敬直。而不日王敬直尚南平公主。書法之意明矣。夫豈過予之哉。

綱詔議封禪禮。法書也。前書請封禪不書。此其書何。議

克如其禮。帝之不能自。註音漢文帝見上卷十九。目秘書

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綱秋七月。穀洛

溢。詔百官極言過失。巨大雨。穀洛。府。洛陽縣西北。洛

水在河南。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

餘人。詔水所毀宮少。加脩繕。纔令可居。廢明德宮

馬周論時政

玄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見上卷。極

言朕過。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

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

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

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

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

居民閒。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

更耕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

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四

唐太宗

四

可○悔○之○於○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
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
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
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
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
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王世充資○之○西○京帝煬
以洛陽為東都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
長安為西京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
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也豈

今日而難之乎欲為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天
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
武帝曹操愛陳思王操第三子植及文帝曹丕即位遂遭囚禁
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
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
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
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
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魏
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

魏徵十思疏

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爲而治矣。○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

鑿形莫如
止水

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鑿形莫如止水。鑿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鑿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

置几案以比弦韋

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弦韋，熟皮。三國魏劉廙曰：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願自比於韋。弦，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

遂昌尹氏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一武氏之禍，其端甚微，而變異之慘，昭乎甚著。是秋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末，徽五

年三月，武氏再入宮，越一月而水入寢殿，漂溺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恆州大水，漂溺者五千餘人。夫以一女子之禍，在太宗時，水沴復作於已入宮之後，天水為陰象，證應若此。太宗既不能知於其始，高宗又不克寤於其終，唐室之亂，所以遂至於不可救藥者，誰實尸之？然則綱目書穀洛溢於武氏為才人之先書，萬年宮大水恆州大水於武氏為昭儀之後，其為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後之溺愛在席者，可以觀矣。

綱冬十月，獵洛陽苑。法書美從上獵洛陽苑。即西苑，見上二

有羣豕突出前，及馬鐙。登去聲也。民部尚書唐儉投

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

將儉為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

武后

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去聲之罷獵。綱以武氏為才人。女官名。晉武帝采漢魏書。才人不書之制。三夫人外有才人。法此其書何謹。亂始也。而高宗之慙德不可掩矣。目故荊州都督武士護黃入女。後名。同照。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綱。戊戌十二年春。二月。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目詔曰。君素見四一。雖桀犬吠堯見十卷。有乖倒戈見二卷。六之志。而疾風勁草見上卷。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刺史。綱。閏月。帝還宮。綱。宴五品以上於東宮。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

賜房魏佩刀

貞觀以來。繩直也愆糾正也。謬周書問命篇辭。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為。亦何以異於往年邪。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彊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茄。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

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仕於隋朝之資級。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

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脩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

人苦不自知

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

知耳。**綱**夏五月。永興今浙江紹興府蕭山縣公虞世南卒。**目**世

虞世南五絕

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

虞世南獻聖德論

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

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覩其始。未覩其

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

笑卿也。

致堂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于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過於治而已矣。聖學不明。為上者有一善則矜夸自足。為臣者於君之失德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詠歌贊誦。惟恐在後。於是天變動於上。而不知地變動於下。而不知民心違怨。廢口誚。呪而不悟。求不危亡。不可得矣。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比太宗於堯舜。其未深知孔子之教邪。

虞世南未深知孔子之教

綱冬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目**周有機辨。岑文

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摧覺。粗略。而舉之也。古今舉

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米。令。平。聲。

霍王無長

房玄齡自領度支

人忘倦。綱以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目元軌太宗弟好

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

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人

有所短。乃見所短。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綱已亥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目房玄

齡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

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鐸支 戶部官名 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

支調繫天下利害。嘗有關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就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謂

太宗與房魏論創業守成之難

王珪不立家廟

創之始也。易屯卦象傳：天造草昧，草雜亂昧，晦冥也。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

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

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

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

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

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

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綱永寧今山西澤州沁水縣

○沁音公王珪卒。目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三品以

上當立家廟。珪祭於寢。古者宗廟前制廟後制。寢起於墓側。為法

尉遲敬德
不易妻

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綱**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痕。傷也。上流涕而撫之。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見二十一卷此非臣所願也。乃止。鄜州屬陝西延安府**綱**夏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自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

魏徵疏漸
不克終者
凡十條

傳奕精術
數而終不
信

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一以為頃年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佚。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此恐非與邦之言也。上深獎歎。報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史官。**綱**冬十一月。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法書參知政事之名始此**綱**十二月。太史令傅奕卒。**目**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

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西域國在天竺西僧言得佛齒。

所擊輒碎。長安京師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士女輻湊如市。奕謂

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

觀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

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以侯君集為交河城名今名火州去長安八千一百里大總管。將兵擊

高昌西域國名本漢時車師前後王地

高識傳

詣國子監

綱 庚子十四年春二月詣國子監法書綱目下有先聖

高祖七年書詣國子監重釋奠也此不書釋奠則其

書詣何譏也於是釋奠先聖帝不親而觀禮焉綱目

特書曰詣而無釋奠之文所以自上幸國子監觀釋

奠見四二卷十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雌

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朔幸國子監使之

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

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十二

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

見四一 百濟 東夷國名其國東極新羅亦東夷國
卷三 羅高麗西南俱限大海 新羅都樂浪郡
亦朝 高昌 見吐蕃 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

定五經疏謂之正義

以韋挺為封禪使

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
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曆。以太常卿韋挺為封禪使。
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也。
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少傅。屬官。玄素嘗為刑部令

張玄素深以為恥

孫伏伽自陳往事

以文成公主嫁吐蕃

呂才刊定陰陽雜書

史上嘗對朝臣問之。玄素深以為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乎。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辛丑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公主嫁吐蕃。夏四月。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陰陽雜書。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為之敘。質以經史。其敘宅經曰。近

世巫覡見三卷十一。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微紙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阬卒。見七卷四。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東漢光武家南陽南陽帝鄉也故多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天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

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是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掌墓之家當路。毀之則朝而窆。取去聲。下棺也。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塋域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辟踊踊。勇也。狷心為辟。跳躍為踊。檀弓之至也。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小笑貌。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壙。墓穴。

呂才確論

刺客不殺于志寧

也。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識者以為確論。綱五月有星孛于太微。南宮。詔罷封禪。從褚遂良之請。

也。書罷封禪何譏也。罷之矣。何法。譏焉。罷以星變則可譏矣。綱起復于志寧為

太子詹事。目詹事于志寧。遺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

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銀入聲宦官。役使司馭

不許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

遣刺客張師政。紇痕人聲干。復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

見志寧寢處苦塊。見三九卷二四竟不忍殺。

致堂胡氏曰。太子之於詹事。學為父子焉。學為君臣焉。太宗使志寧輔導太子。而奪其喪。豈其

陳太德啓 太宗征遼

未之思。然志寧不能力。辭乃以無事之時。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矣。宜太子之不納其諫也。然太子之欲殺志寧。則是不刺客之不如矣。其不能終宜哉。

綱遣職方郎中陳太德使高麗。法書美之。歟。譏也。然則其具官何若。日以職方出使。而賂遺詭詐。以為開於外國。非使人之體矣。啓太宗征遼之舉者。太德也。故

書譏之。目太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

綾綺起遺聲遺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隋末從軍

沒於高麗。見四一者。因問親戚存沒。太德曰。皆無恙。

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

德歸言於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漢武帝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

為真番。臨屯。樂

浪。玄菟。四郡。晉末嘉禾。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

東州縣彫也。瘵。病也。未復。吾不欲勞之耳。綱冬十一

月。以李世勣為兵部尚書。目并。兵州。今山西太原府。長史李

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

勞百姓。築長城。卷四十四。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

李世勣於晉陽。今太原府。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

不壯哉。因有是命。綱壬寅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書獻文不

太宗以李世勣為長城。魏王泰上括地志。

馬蘇勛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脩

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綱夏六

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法書承乾不子太宗

謹書。綱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空。

綱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目初魏徵有疾。上手詔

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

來。徵土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

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

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

輟殿構魏
徵堂

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
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
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上問侍臣以國
家急務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為最急時
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良
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
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
曰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華陽范氏曰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太宗使徵為太子師以重太子也不聞告其君以嫡庶

之別訓太子以禍敗之戒處父子兄弟危疑之際依違而已豈其疾之耆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閒之惜哉

目房玄齡高士慶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

唐分宦寺為北司故稱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責也玄齡

等曰君但知南牙同衙。宰相為南司故稱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

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為陛下股

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

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

上甚愧之綱西突厥寇伊州即伊吾郡見上卷十四安西都護

褚遂良諫
戍高昌

郭孝恪擊敗之。目初高昌既平。見上歲發兵千餘人。
 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
 破產辦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俱見十九卷三二有烽
 燧之警。邊方備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
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陛下豈得
 其煙。日燧。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陞下豈得
 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即隴西。今陝西諸州
 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即張掖。酒泉等郡地。者中國之心腹。
 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士。
 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未為藩輔。內安外寧。不

太宗知佞
不能去

亦善乎。上弗聽。及是。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
 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綱冬十月。郢今湖北
州府江公宇文士及卒。發士及之佞。太宗亦既知之。
於其卒也。反書其爵。以著太宗不能斥而遠之。故綱目
古人所謂惡惡不能去者。夫豈以是予士及哉。綱目
 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平之不已。上正色曰。
 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
 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至是卒。謚曰縱。綱許以新興公。
 主嫁薛延陀。法書網日書。以者此其書何許嫁。非請也。無故而
許之。無故而絕之。帝之失大矣。故下書。綱目上謂侍臣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皆譏失信也。

曰薛延陀見上卷十一屈柔服也疆上聲。不莫比。今御之有

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房玄

齡對曰。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先是契苾見四二卷末

何力歸省其母於涼州。見上卷九會契苾部落皆欲歸薛

延陀。何力不可。部落執之以降。何力拔佩刀東向大

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因割左耳以自誓。

上聞契苾叛。曰。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

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

節使薛延陀。許以新興今山西太原府忻州公主妻之。以求

大唐烈士心如鐵石

何力何力由是得還

綱癸卯十七年春正月鄭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公魏徵卒。目魏

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公

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陪葬昭陵。見上卷三十一上自制

碑文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

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

亡一鏡矣。綱圖功臣於凌煙閣。法書十八學士圖像文

書錄功。臣也。是故麒麟圖功臣。則書雲臺圖功臣。則

書凌煙圖功臣。則書終綱日書圖功臣。三舍是無書

者。註音學士見四二卷五麒麟見十目上命圖畫功臣

三鏡
魏徵沒亡
一鏡
圖功臣於
凌煙閣

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
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
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
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在西安府
城中唐之
西內太極殿之東綱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
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目太子承乾
喜聲邑畋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
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
干承基見上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

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太子大然之駙馬都
尉杜荷謂之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但稱暴疾危篤主
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承基坐事繫獄當死
上變告見十九卷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鞠菊
推窮罪也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
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
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為庶人幽之君
集荷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
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息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

長孫無忌
固請立晉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四

唐太宗

二十一

兩棄不立

同三品自此始

立晉王治。上乃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年十六。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乃降泰爵東萊。今山東萊州府郡王。幽之北苑。

司馬溫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源。可謂能遠謀矣。

綱以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目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又以李大亮。于志寧。馬周。蘇勣。高季

剪髮和藥

子遇物誨太

輔張行成。褚遂良。皆為僚屬。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剪鬚為去之。和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見四一卷二九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福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

雉奴懦

太子治

曰。雉奴太子治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太宗納隋

煬帝女生

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諍以為不可。

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

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朔。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

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

光折簡誅之。見十五卷十二折簡。猶言半紙言其易也。此不可以不戒。

上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

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

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

太宗戒吳王

生狼猶恐如羊

無忌所宜
援立英果
以靖國家

致堂胡氏曰。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無忌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熟察諸子而慎選之。乃聽無忌而舍吳王。至是則不可易矣。故曰。君子慎始。始之不圖。終悔無及。又曰。凡為人謀。猶不可不忠。況為君父謀乎。為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可不得其當。況建太子乎。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援立英果。以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擁護晉王。其意以為晉王既立。則可以長保富貴也。為國則輕為身。則重。其不忠莫甚焉。然會不幾何。因於誣罔。竟被誅絕。不能自明。於是向之所以自營者。適所以自伐。亦可以為大臣謀國置嗣不忠者之戒矣。

綱。六月。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書書詔絕何病帝也。前書許嫁此其昏為無名矣。綱。秋。七月。貶杜正倫為交州。今安南

綱。蓋易印錄

卷四四

唐太宗

二二

陪魏徵碑

都督。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庶子杜正倫曰。吾兒果不可教。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承乾表聞。上責正倫。正倫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及承乾敗。正倫左遷交州。綱。陪。同。魏徵碑。目。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生。見上而陪所撰碑。見同

遂昌尹氏曰。什碑之事先儒論之詳矣。綱曰。書之不言其故。則譏太宗為可知。雖然。太宗從諫

之美非出於中心之誠。特以好名之故。矯揉之。或面雖悅。而心實不樂。如須殺田舍翁。類積怒已非一日。猶投種於地。有時而發。翁沒未幾。謫訴。遽行。此其所以輕於什碑。略無畱難者也。觀者反當以是思之。

褚遂良諫觀史

綱。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目。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上又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朕之心異於前。

朱子著諫
觀史

世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蓋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
戒耳。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
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
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
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剛為高祖今上
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見十四二語多微
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見三三季友醜叔
牙以存魯見四卷四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
命直書其事

太宗自比
周公季友

褚遂良諫
征高麗

遂昌尹氏曰史官紀載善惡為萬世勸戒不惟
人君不可自觀而宰相亦不可預也綱目書玄
齡上今上實錄則大臣不能以義正君史官失
其所職而太宗好名自私自失皆在其中矣
綱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見上遣
使言百濟見同上與高麗見同上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
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始蘇文高麗東
部大人
或號蓋金自云生水中以惑人故姓泉氏去
年十一月弒其王建武立王弟子藏為王不奉詔
使還上曰蓋蘇文弒君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
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讐詹入聲服陛下之威望大
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與忿

楷遂良復
諫上自征
高麗

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勸上伐之。上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隋煬帝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眾，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韓子曰：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金言其堅，湯言其熱，喻城池之堅固也。踰遼海見四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華陽范氏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大

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綱 徙故太子承乾於黔針州，今四川重慶順陽今河南

陽府王泰於均州今湖廣襄陽府均州

綱 甲辰十八年春三月，以薛萬徹為右衛大將軍。

名將惟三人

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李世勣、道宗李道宗、萬

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

大勝即大敗。**綱** 秋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

為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

曰：非動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去聲賀

岑文本受
弔不受賀

客曰。今受弔。不受賀也。○上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

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

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

對敷。同揚。對答天子之命而稱揚之。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

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平聲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

損心。多語損氣。願為社稷自愛。上飛白。通作帛。字體也。蔡邕見

鴻都門匠人施聖帝遂創造焉。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

慮。也。及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

志氣。非此為勞。今聞讜黨言也。直言也。虛懷以改。綱九月。

太宗飛白
答劉洎

忠臣愛君
必防其漸

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上嘗問褚遂良

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

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房

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

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終不為去聲改。如此。欲無危

亡。得乎。○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

可為朕明言之。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

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

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

太宗舉諸
臣得失

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於決斷而總兵
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
乏者骨鯁。見九卷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
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而
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論恆
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意
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
使，多能稱去聲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也
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綱**冬十月。

飛鳥依人

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為

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十一月，上至洛陽。今河南

南府洛陽縣上聞洛州今直隸廣平府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

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去聲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

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

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

乃歎曰：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以張亮為平壤

見下卷大總管，帥兵四萬艦咸上聲五百自萊州今

東萊州府泛海趨平壤。又以李世勣為遼東見四大總

程名振奇士

封比干墓

管帥步騎六萬及蘭今陝西臨洮府蘭州河今陝西都司河州降胡趨遼東。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今問其罪。所過營頓無為勞費。綱十二月武陽今直隸大名府大名縣公李大亮卒。目大亮恭儉忠謹。每直宿必坐寐達旦。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見十一卷至是副玄齡守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諡曰懿。綱故太子承乾卒。

綱乙巳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綱封比干墓。目詔諡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也。聚土其墓在河南衛輝

城春秋祠以少牢。半日少牢。給五戶灑掃。上至鄴。今河南彰德府

魏都自為文祭魏太祖操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

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綱三月至定州。今直隸真定府

定州詔皇太子監國發定州。夏四月諸軍至玄菟

見上新城綱李世勣拔蓋牟城。以其城為蓋州。今盛京奉天府蓋平縣

綱五月張亮拔卑沙城。今奉天府海城縣綱帝渡遼拔遼東

城。以其城為遼州。今奉天府綱進攻白巖城。質實云未詳處所六月降之。

綱進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目車駕至安市

城。在蓋平縣東北攻之高麗北部。穉農入薩穉薩高麗官名猶唐之都督也

太宗破安市救兵

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為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陣，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會有龍門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薛仁貴大呼陷陳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真帥眾請降，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

薛仁貴大呼陷陣

駐蹕山

遣使祀魏徵

人煙。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即首山在奉天府遼陽州西南刻石紀功焉。驛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為將如此，何如？綱秋九月，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自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還師。綱冬十月，遣使祀魏徵，復立所仆碑。書法見二卷八目凡征高麗拔十城，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羊日復立所制碑，名其妻子詣行在。見三三卷六勞去聲賜之。

華陽范氏曰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無異於煬帝蓋不能慎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為賢也

綱丙午二十年春正月帝還京師綱秋八月遣李世

勣擊薛延陀降之敕勒諸部見四二卷末遣使請吏目回

紇見同上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上大喜遣

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見上卷始弘廟

略廟勝之策已滅延陀鐵勒即敕勒百萬戶請為州郡混元

太古之時元氣混然故云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

天勒石於靈州見上卷綱冬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

生日罷宴樂

史目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房玄齡等朋黨

不忠但未反耳上不聽瑀內不自得因自請出家既

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貶商州今陝西西刺史綱

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目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

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

有四海而承歡膝下孝經故親生之膝下親猶愛也

生於未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子路曰

孩幼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於百里之

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顧欲食

藜藿為親負米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小雅蓼

第 幸房玄齡

芙蓉園

勞病。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綱**幸房玄齡第。**目**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諫曰：玄齡翼贊聖功，冒死決策，選賢立政，勤力為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之以禮。上然之。因幸芙蓉園。在西安府城南郭外。玄齡救子弟，汎信灑也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綱丁未二十一年春正月，詔以來年仲春有事於泰山。見八卷五**綱**以牛進達、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

作翠微宮

綱夏四月，作翠微宮。**目**初，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

脩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太和廢宮。唐高祖建。為翠微宮。**綱**

以李素立為燕然。見二二卷都護。**綱**五月，如翠微宮。**目**

張昌齡獻翠微宮頌

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

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未命以官，故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

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

上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

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綱**以李緯

為洛州刺史。**目**初，上以緯為戶部尚書。時房玄齡、

李緯美髭
鬚
作玉華宮

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但云李緯美髭。鬚。上遽改除洛州今河南刺史。綱。秋。

七月。作玉華宮。在西安府城內東北綱。八月。詔停封禪。法書前書

字于太微罷封禪矣。於是河北水災。故則曷為不書。不專為水災也。時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故停之。然則前書罷封禪。此書停何。停者未罷。罷之辭也。如遲之云耳。人之自克誠難哉。綱。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河北水災。故也。綱。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幹見四二於鐵勒即敕勒諸部為最遠。晝

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入重。日餘光煮羊胛背胛。夾。適熟日已復出矣。綱。立皇子明為曹王。法書明者何。巢刺王

十四子無不王者。不悉。書曹王。譏。漚。倫也。綱。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四見

二卷。四卷。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長孫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即

嬴。見三。八卷。四。自累。巢刺王妃。乃太宗之弟婦。故以辰嬴為喻。乃止。尋以明繼元

吉後。即巢刺王。齊王元吉。華陽范氏曰。太宗殺弟而納其妃。其瀆人倫甚矣。又以明繼元吉。後是彰其母之為弟婦也。

綱。冬十一月。徙順陽王泰為濮今山東東昌府濮州王。綱。十二

月。遣阿史那突厥三字姓社爾名也等擊龜丘慈。西茲。域國。尺水堂綱鑑易知錄卷四四

太宗殺弟而納其妃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五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作帝範以賜太子

綱 戊申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目上作

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曰曰修身治國。

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死者人之所更無所言矣。然汝當更求古之哲王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即位已來，不善多矣。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周書康誥篇肇造我區夏肇始也區夏猶言中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墮，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綱中書令馬周卒。遣薛萬徹伐高麗，綱結骨俟奇利發入朝。

綱結骨 西域國名在伊吾西焉耆北漢號堅昆唐初號結骨唐末改號黠戛斯 人皆長

大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其俟利發結骨君長之號

失鉢屈阿棧名也來朝請除一官詔以為堅昆都督是

時四夷君長爭入獻見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上

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

以德使窮髮之地地以草木為髮毛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曰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

盡為編戶列次民乎綱如玉華宮目上營玉華宮務

為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慈蓋屋曰茨然所費已

巨億計充容九嬪徐惠徐孝德女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太

綱蓋易知錄 卷四十五 唐太宗

徐惠諫征
後疏

宗名為才人。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見上卷末營

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

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

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

繡。實迷心之酖毒。見十一卷二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

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綱三月。故隋后

蕭氏卒。書蕭氏何。煬后也。亡國之后。未有綱夏五月。

宋公蕭瑀卒。綱殺華州刺史李君羨。綱太白屢書見

殺李君羨
太白屢書
見

見四二卷十五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

李淳風先
見

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

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為華州。今陝西

安府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

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

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

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

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

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

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

房玄齡遺表諫征高麗

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也。上乃止。綱司空梁公房玄齡卒。目玄齡畱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畱宮下。候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

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隋煬帝見四卷五雪恥外為新羅見上卷二四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謂泛海也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且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升卒諡曰文昭。綱秋九月。以褚遂良為中書令。冬十月。帝還宮。十二月。阿史那社爾擊龜茲。執其王布失畢。立王弟葉護為王。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太宗黜李世勣

綱已酉二十三年春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夏四月如翠微宮見上卷綱五月以李世勣為疊州都督目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夜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疊州故城在陝西洮州衛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孫氏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必然之理也太宗以勣輔太子而為此詭計勣之機心豈不曉以利誘乎廢立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之節亦太宗以利啓其廢立之際心也註音見下十三

綱衛公李靖卒綱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兵目上苦痢增劇極甚也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名長孫無忌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平讒人聞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祕不發喪無忌等請太子先還見十八卷二三御馬輿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

賀善贊曰太宗令德善政相望於用莫難於再書出宮女三千書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三事其失德亦不少莫大於書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書帝自稱太上皇太子即位書立皇子明為曹王三事綱目於太宗予之意不如惜之之深也

綱以于志寧張行成為侍中高季輔為中書令綱六

月太子即位日高宗初即位名朝集使自外入朝與朝班者日朝

集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

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給問以百姓疾

苦及其政治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現

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

日引刺史十人入閣

唐卿所處本自無冤

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

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

如是邪有洛陽人李泰弘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

命殺之無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

聽之故求徽高宗年號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綱

秋八月地震綱葬昭陵見四三卷三一阿史那社爾契苾

何力見上卷十八請殉葬葬以人從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

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見上卷十一等十四人

皆琢石為象列於北司馬門見三十一卷八內

此所以致
貞觀之治

華楊范氏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彊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己從諫刻厲矯操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入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者如此豈不難得哉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以戒之足以為資矣

綱九月以李勣即李世勣為左僕射。冬十二月詔濮王

泰即魏王泰見上卷十九開府置僚屬。注書高宗於是為不宿怨矣書美之也

高宗皇帝名治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太子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太宗立之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歲而崩帝溺愛在席不戒履霜之漸卒使妖后斷喪唐室貽禍邦家

綱庚戌高宗皇帝末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為皇

后。

綱辛亥二年春正月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

柳奭同三品。

綱壬子三年春正月以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

綱秋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王皇后無子其舅

柳奭為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

綱冬十一月濮陽王泰卒。

綱癸丑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

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

書四人之死一也或書伏誅或書遂殺綱目有以斷斯獄矣初房遺愛子玄齡尚

太宗女高陽今直隸保定府高陽縣公主驕恣甚與浮屠

僧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職掌後宮貴人

承女陳玄運伺宮省祿祥吉凶之先見也遺愛亦與駙馬都

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荆王元景見四三卷二九為主以舉

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

罪上令長孫無忌鞠窮罪也推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

吳王恪見上卷二一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向太宗欲立

之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相惡如無忌欲因事誅

長孫無忌欲因事誅

吳王

之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於是遺愛萬徹令

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公主並賜自

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

有靈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矢思力見四

二卷八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

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齡配饗

致堂胡氏曰唐起晉陽裴劉之謀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其富貴安榮當與有唐相為始終而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子孫何也裴寂以貧賤為數文靜在縲紲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拯亂匡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而已房杜之質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

際密進籌畫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十人
此不但陳平之陰禍而已其宗嗣不延宜哉故
四族既隕而唐之子孫亦幾殲於武氏善惡之
積各以類應一反爾之戒酷亦甚矣然後知聖人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為者豈徒
然哉又日無忌因遺愛之獄濫及吳王遂良所
宜揀止也既不能然復以素不相協而斥道宗
其不能保終而來讒口有以也夫又日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今以遺愛細玄齡而無忌遂良奉
承不諫其以為嫌乎抑以為是乎二者必居一
失也

以太宗才
人武氏為
昭儀

綱 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不書書武氏志禍始也直書太宗才人而高宗之慙
德不可掩矣故魏主以爾朱為后則書蕭宗嬪高宗
以武氏為昭儀則書太宗才人皆
惡其瀆倫也綱目之筆嚴矣哉
註音 魏主見三
八卷四
目 初

武氏出為
尼

帝在萬年
宮夜大水

蕭淑妃有寵主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
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為尼忌日上詣寺
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
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而后數
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婦官名漢元帝置昭儀
元魏置左右昭儀視大
司馬北齊文宣時
比丞相唐為九嬪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
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
徧贈屈突通見上卷
十九等而武士護見上卷
七預焉綱夏閏
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水法書帝在何各不明也三
月立昭儀而閏四月大

薛仁貴登門枕大呼

恒州大水

水夜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如寵之戒。昭矣。綱目聯書之。而特書帝在。若曰。天即其所。而戒之。雖命不。黃。而帝不悟也。其旨深矣。終綱目書大水。目上在六十三。水入宮者一而已。水書夜者一而已。目上在萬年宮。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西。即隋之仁壽宮。夜唐太宗更名九成宮。高宗又更名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枕扉者。謂之門枕。猶言門楣。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綱六月。恒州。今直隸。真定府。大水。目漂溺五千餘家。致堂胡氏曰。謂治亂非天數。邪則周秦。上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淳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邪則高宗正厥事。周公代兄死。宜王側身脩行。早不為災之應。不誣也。古先聖王所以不。

如醫者瘵疾必冀其生
雖父之詔子不若是切

高宗不罪薛景宣

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醫者瘵疾。雖有死徵。而必冀其生也。唐太宗有功在人。無一世即止之理。故大於高宗。再三譴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入寢殿。雖父之詔。子諱諄然。命之。未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脩省告其君者。豈天固欲中微唐室邪。何人育陽九。尼也。漢書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註音義曰。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九。陽。尼。五。陰。尼。四。陽。為早。陰。為水。

綱冬十月。築長安外郭。書外郭未有書者。書。首雍州。

今陝西。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見。

卷三。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

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

谷那律諫

之。○上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
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去聲之。罷獵
○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
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
曰。此真諫議也。○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
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殿下兵衛曰仗。唐制。侍御親兵及殿
前兩司。號曰三衛。三衛番上。分為五仗。一日供奉仗。二日親仗。三日勳仗。四日翊仗。五日散手仗。皆帶刀。捉仗列坐於東西廊下。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
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蕭鈞真諫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

華陽范氏曰。以高宗之聞而求言如此。由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太宗之謂矣。

綱大稔。餓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目王
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寵雖衰。然上未
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
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
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
昭儀因泣數聲。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
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
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

載金寶繒錦十車賜

長孫無忌情

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華陽范氏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无沒於利，則才足以爲重矣。高宗欲利誘無忌，使之從之，無忌苟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來奸臣之謀，高宗無足說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無忌不知辭官反賜

綱乙卯六年夏五月，以韓瑗爲侍中，來濟爲中書令。**綱**秋七月，貶柳奭爲榮州刺史。**目**初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爲厭，煙入聲勝鎮也，禁不得入宮。

因并貶奭。王后鼻**綱**以李義府爲中書侍郎，**目**中書舍

人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今四川保寧府通江縣

司馬。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

武昭儀，恐宰臣異議，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

義府然之，叩閣表請。上悅，畱之，超拜中書侍郎。於

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

潛布腹心於昭儀矣。**綱**八月，以裴行儉爲西州。見上卷十

長史。**目**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

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

李義府叩閣表請

賤褚遂良
為潭州都督

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綱九月賤褚遂良為潭州都督。上名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名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長孫無忌元舅司空李勣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諍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

褚遂良諫廢皇后

褚遂良諫立武昭儀

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老西南夷日獠遂良浙江杭州人故云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見三卷七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泣涕極諫上不納瑗又上疏曰姐已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

韓瑗諫立武氏疏

來濟諫立武氏表

他日李勣入見

許敬宗宣言於朝

韓瑗為遂良訟冤

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帝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名入宮。大幸。尋廢皇后許氏。立以為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長沙府都督。其後韓瑗上疏為遂

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損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

褚遂良昧於媚壯勿取之義

唐室中絕皆勤之由

致堂胡氏曰。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始壯勿取之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若當武氏長髮之時。率協羣公。上書皇后。沮止其事。深諫高宗。割制邪慾。勿干先帝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音息易。易豐卦象傳。天地盈虛。與時消血。無益矣。註音息。姤卦象辭。姤。女壯。勿用。取女。華陽范氏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一諫。又勸成之。親賢遭禍。唐室中絕。皆勤之由。其禍博矣。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

此書曰知人則哲
惟帝其難之信矣

綱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凡廢立聯書所廢因所立也。是故有陰氏而後郭氏廢。綱目皆聯書之著所因也。然則武氏弒王后何以不書略之也。曷為略之武氏至於滅唐則弒后不足言矣。音註

如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諫行也至其所

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

甚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短去上

手足投酒甕中曰令平聲二嫗於去聲骨醉數日而死又

骨醉

斬之后數見王蕭為祟歲禱也如死時狀故多在洛

陽不敢歸長安

太宗首惡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藥刺王姬為法乎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

綱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

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

中有刀又以其柔而毒物謂之李猫

綱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

李義府笑
中有刀
李猫

弘為皇太子。武氏既立，則其子不但為諸王而遂反掌此，所以不書廢太子而書以太子忠為梁王也。嗚呼！高宗憫王后之幽閉，一言而速其死，今又不能子其子，則亦寄生焉耳。可哀也哉。弘，武后所生也。生四年矣。初許

許敬奏廢太子忠

敬宗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見上今知國家已有

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於是遂廢忠而立弘。

李安仁獨侯見

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侯見，涕泣

拜辭而去。綱二月，贈武士護。見上司徒賜爵周國公。

綱秋七月，貶王義方為萊州司戶。李義府

恃寵用事。洛州今河南河南府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

義方母

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極法黜之，將納為妾。事覺

義府，逼正義自縊，意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

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

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奈何？母

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見九卷九汝能盡忠以

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

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

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見上叱義府令下。義

府顧望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

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庚之。綱九月括州。今浙江處州府。暴風海溢。

帝始隔日視事

綱丁巳二年春三月以褚遂良為桂州。今廣西桂林府。都督。

李義府兼中書令。綱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綱秋八月。

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法書於是柳爽

也。至殺之則不可不書矣。目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

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

遂皆坐貶瑗振州。今廣東瓊州府崖州。濟台州。今浙江台州府。遂良愛

州。今安南國清化府愛州。柳爽象州。今廣西柳州府象州。綱以許敬宗為

侍中杜正倫為中書令。綱冬十月以洛陽宮為東都。

綱以劉祥道為黃門侍郎知選事。法書知選事始此。

綱戊午三年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今廣西南寧府橫州。

刺史李義府為普州。今四川潼川州安岳縣。刺史目李義府有

寵於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貫。皆列清要之宦籍貫籍也。而義府

貪冒。墨。亦貪也。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

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於上前上兩責之。綱

鄂。今湖廣武昌府。公尉遲敬德卒。綱愛州刺史褚遂良卒。法書

書幸之也其不與於四年七月之詔為大幸矣。

削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

綱已未四年夏四月以于志寧同三品許圜語師參知政事。綱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目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見上而不助己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見上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見三四韋季方罪。敕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鞠見上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見同上，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

改氏族志為姓氏錄

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見十二卷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見上卷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綱六月改氏族志為姓氏錄。目初太宗脩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貞觀十一年正月頒氏族志，太宗命高士廉等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凡二百九十三姓，頒於天下。至是許敬宗等

勳格

初令皇后
決百司奏

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綱**秋七月。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目**七月。詔御史追柳奭。韓瑗。柳鎖。詣京師。敬宗又遣袁公瑜詣黔州。再鞠長孫無忌。逼令自殺。詔斬瑗。瑗已死。發驗而還。**綱**貶高履行為永州今湖廣刺史。于志寧為榮州見上刺史。**綱**庚申。五年。夏四月。作合璧宮。秋七月。廢梁王忠為庶人。徙黔州**綱**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書皇后

事

決事綱目
書而已矣

目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

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見二二六卷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綱辛酉。龍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等征

高麗。**綱**六月。徙潞今山西王賢為沛今江南王。**目**沛

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名為脩撰。時諸王鬪雞。勃戲

為檄。吸周王雞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

出沛府。**綱**鐵勒即敕勒。見上卷二九犯邊。詔武衛將軍鄭仁泰

等將兵討之。

王勃戲為
檄周王雞
文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唐高宗

十九

薛仁貴三箭定天山

來濟死節

綱 壬戌二年春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
 鐵勒九姓聞鄭仁泰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
 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阬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
 壯士長歌入漢關。
 西行都司沙州衛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之皆降。
 綱 冬十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

來濟可謂善處死

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胄赴敵而死。
 致堂胡氏曰：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日蝮蟻餘命。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此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之為難。使無思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綱 癸亥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夏四月。除名流寓州。
 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謫也。
 盈路上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上不悅。義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

蓬萊宮成

西內東內

殺上官儀

色或告義府陰有異圖鞫之有實詔除名流鶴州朝

野稱慶綱蓬萊宮即大明宮見四三卷二七成門曰丹鳳殿曰

含元移仗見上居之命故宮曰西內新宮曰東內亦

曰大明宮云

綱甲子麟德元年秋七月詔以三年正月封禪見八卷五

綱冬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劉祥道罷梁王忠賜

死發哀哉上官儀之死也彼昏不知烏可與之有言哉京房諄諄開悟元帝言非不明聽非不諭然

姦賊未去身已不保昏懦之君大抵若此綱音京房

目書殺書官蓋亦哀之而已夫豈樂予之哉註見十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

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升其忿會

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煙

聲鎮也禱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

之上即命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

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

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

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賜忠死於流所右相

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

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

二聖

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綱乙丑。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見

五。目上發東都。洛陽也。至濮陽。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左相竇德玄

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見二卷。何也。德玄不能對。

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

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

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

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張公藝。東

兗州府壽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

帝丘

張公藝九世同居

張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

宅問所以能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

以縑。兼并帛。

致堂胡氏曰。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猶能

辯王尊被劫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

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

忍之。失公藝又以忍勸之。其樸茂有餘。而智術

短矣。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

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育新城三老。見

事也。如此。萬一其有警焉耳矣。註九卷十一。壺

關三老。見十四卷二八。湖三老。見十七卷二六。

綱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壇名。在

西南五里。綱車駕還過曲阜。今兗州府祠孔子。目贈

亭禪山上。綱

張公藝樸茂有餘而智術短

祠孔子贈太師

綱

卷四十五

唐高宗

二

尊老君
太上玄元
皇帝

乾封泉寶
錢

太師祭以少牢。羊日綱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目至亳州。今江南鳳陽府亳州謁老君廟。在亳州老子所生之地。後人為立上尊號。唐祖老子。見法書上書過曲阜。孔子庶足三公之官。則是臣之也。禮安在哉。況下書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其輕重不倫。若此。故綱目於贈太師則削而不書。蓋為先聖諱之。爾事有若美而實不美者。此類是也。雖然。吾先聖豈以是為輕重哉。綱李義府卒。目自義府之貶。朝士日憂其復入。至是衆心乃安。綱夏四月。車駕還京師。五月。鑄乾封泉寶錢。錢一綱秋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目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見上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今山東

劉仁軌不
念疇昔之
事
矯枉過正

州刺史。會討百濟。見上卷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鞠之。義府謂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軌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檀弓疇昔之夜。注昨夜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綱九月。劉

高宗不使
劉齊賢捕
鷄

祥道卒。目子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今山西平陽府司馬。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綱冬。

十二月。以李勣為遼東見四一大總管。伐高麗。

綱丁卯二年春正月。耕藉田。見二十一書高宗耕藉不卷二二法悉書此其書

何美崇自有司進耒耜。加以瑀同彫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綱戊辰。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天官書五車五星在

彗星見于
五車

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主天子五兵。目彗星。見五卷十三。見上避正殿。滅

李勣平高麗

膳徹。輒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

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罪小

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尋滅。綱秋。

七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目薛仁貴

破高麗於金山。在遼東三萬衛西北三百五十里。遼河北岸。綿亘三百餘里。乘勝

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

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遂

拔扶餘城。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諸將

孰賢。言忠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持軍嚴

賈言忠論
征遼諸將

整高侃忠果有謀契苾何力見上沉毅能斷然夙夜

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勣等進攻大行城拔

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里破

之圍平壤高麗都在鴨綠江東月餘高麗王藏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

綱冬十二月置安東都護府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

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

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

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綱京師山東江淮旱饑法書

自書大稔而封禪之事起於是書京師山東江淮旱饑法書

免書關中旱饑書河南北旱書關中旱蝗屢書不一

綱已巳二年春二月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改尚書名

為太常伯後復舊綱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

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

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

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時渭

南今陝西西安府渭南縣尉劉延祐弱冠貫曲禮二政事為

畿縣畿內縣最課居先也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邇遽擅大

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綱秋九月大風海

溢漂六千餘家綱冬十一月李勣卒法書勣功臣也衛公鄂

盧承慶考官改注

置安東都護府

書何制之也。唐祚幾絕。勣之力也。故削之。上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李勣可為將而不可為相

華陽范氏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以悅之，其罪大矣。勣本羣盜無識，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撻。職瓜反，擊也。殺然後以聞。

李勣不能省已

華陽范氏曰：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嗣，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喪那，罪不容誅，得死，曷下幸矣。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已者矣。父子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豈所以為訓乎。

勣為將，有謀善斷，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嘗各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親為去聲作粥，風回葵，其鬢髮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然也。願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

作粥藝瑤

定銓注法

黃粥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人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卒諡貞武。孫敬業嗣。綱定銓注法。以言書判取人而求其體貌豐偉焉。如是則體若不勝衣之趙文子容貌若婦人。女子之張良不在所取矣。烏在其為良法哉。書之。目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刑少常伯改侍郎名為少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衣設長名姓歷榜同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

身言書判

劉曉論選法

以身言書判。唐選舉志。唐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法過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量也。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各給以符。謂之告身。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魏文帝曹丕欲殺弟植令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五

唐高宗

二十七

七步作詩則已。植應聲曰：煮豆然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王乃釋之。其音其豆，翰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綱庚午咸亨元年秋八月關中旱饑閏月皇后以

早請避位不許法書君治陽后治陰理也天以旱告此且其久位中闕避將何之直書於冊不惟見武氏愚弄其夫之罪亦以見昏君甘受其侮之惡

綱壬申三年秋八月許敬宗卒綱冬十一月以邢文

偉為右史王及善為左千牛衛將軍且太子弘罕接

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

擲倒自有伶官

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

倒擲掉倒什也猶言相撲次至右奉裕率帥東王及善及善

曰擲倒自有伶官樂官也黃帝時樂師伶倫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樂官為伶官

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

賜及善縑兼絲絹也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千牛東官官名有左右驍

衛將軍

綱甲戌上元元年春三月以武承嗣為周國公皇后

兄元爽綱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綱九月追復

長孫無忌官爵且以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陪葬

天皇天后

大酺

東西朋

角勝

推梨讓棗

天后祀先蠶

昭陵見上綱大酺見十二日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

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

角勝漢書角抵謂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以爭勝為樂郝處俊諫曰

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東漢孔融四歲時與諸兒

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

更迭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據驚

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遂止之

綱乙亥二年春三月天后祀先蠶日天后祀先蠶見

卷十於邙山在河南河南南府城北之陽百官及朝集使見上皆

郝處俊諫使天后攝政

北門學士

陪位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

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

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陛下奈何以高祖太

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

義琰監上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

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衣之等使之撰列女

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時密令平參決表

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綱夏四月太

子弘薨諡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綱太子弘仁

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朔逆誤也。旨。天后怒。太子薨。時人以為天后酖

見十一卷一之也。詔追諡為孝敬皇帝。

華陽范氏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非所以為贈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蓋武后謀篡國。酖太子而加之。注音李泌見五尊名以掩其迹。李泌之言信矣。注音李泌見五

綱秋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夜張文瓘

貫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目**劉仁

軌。戴至德更耕日受牒疊訴訟也。仁軌常以美言許

之。至德必據理難去詰乞。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

為去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

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之。深重之。有老

嫗於去聲。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

終。嫗曰。本謂是解械。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

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

卿。因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奏議多所糾駁。

上甚委之。**綱**吐蕃見四三寇然去鄯州。今陝西行都

綱丙子。儀鳳元年。秋九月。以狄仁傑為侍御史。**目**將

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斫也。刀昭陵見上拍

以狄仁傑為侍御史

不解事僕射

狄仁傑諫殺權范

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見二十一卷二十七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今山西太原府法曹，同僚鄭崇

狄仁傑請代鄭崇質

質當使絕域。絕遠之國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綱丁丑二年春正月耕藉田。見上綱夏四月河南北

早。秋八月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綱命劉仁軌鎮

洮都司洮州衛河今陝西都司河州衛軍

綱戊寅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于光順門書

君在而后朝百官四夷不待貶而義見矣。綱目不書天后朝百官四夷書曰百官四夷朝天。后罪詔者也。

百官朝天

元且百官朝后始此

綱以李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目劉仁

軌有奏請多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知敬玄非將

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

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玄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上見

綱夏五月幸九成宮。初更名萬年宮。今仍舊。見上九。目山中雨寒。從

兵有凍死者。

武氏好殺之氣先至

致堂胡氏曰。高宗可謂舒遲解緩之君。在咎徵宜得常燠。今乃盛夏而寒。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惟見微者知音解音蟹之。而人君不悟也。註亦緩也。

綱秋九月還京師。綱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目李敬

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

吐蕃俗不言姓其王俗皆稱論官俗

皆稱尚欽陵名也

戰於青海

即西海在陝西行都司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

之上。副

總管劉審禮深入敗沒。敬玄按兵不救。狼狽

見三三三卷九

還走。收餘衆還鄯州。見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婁

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

振。因命使於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師德宣導上

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去聲之數年不犯邊。上以吐

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備。俟公私

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太學生魏

婁師德宣諭吐蕃

魏元忠上封事

元忠上封事

密奏阜囊封版故曰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

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

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著論辯亡無救河梁之

敗吳陸抗子機深慨孫皓之亡著辯亡論二篇後仕於晉成都王穎以機為河北大都督討長沙王又

列軍至河橋戰於鹿苑機軍大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

左傳成公十六年晉楚遇於鄢陵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臣如此何憂於戰及戰

楚師敗績註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也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

之兵無疆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

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

庸人豈足當閫外見七十二卷七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

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

務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

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

何自蘇定方征遼東龍朔元年任雅相等征高麗蘇定方破高麗兵於浪江高麗大

潰音派李勣破平壤見上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咸亨

元年薛仁貴郭待封擊吐蕃屯大非川吐蕃就擊之唐兵大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

即重誅也罰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

要全資馬力請開蓄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

軍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矣。上善其言。召見。命直中書省。仗見上內供奉。見上卷三十一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五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440